



五燈會元卷第五



六祖大鑿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承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

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石頭問曰

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

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第一座問曰汝

師已逝空坐奚為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座曰汝

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

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師曰子

何方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谿亦

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曰若不到曹谿

爭知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

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

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甚麼時至此問師曰我却知

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

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

甚麼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

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

到即有也師曰未有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

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無人承當師令

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錫

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

已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玄沙曰大南嶽推倒直至

如今起不得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

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鋤斧子祇

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荷澤神會

來參師問甚處來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

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

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祇如玄沙道果然

是真金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陞

堂告衆跏趺而逝僖宗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青原思禪師法嗣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娠不

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

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醜酒習以為常師輒往毀

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

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

緣會語句青原章叙之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

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

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

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

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子函蓋合理應箭鋒柱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子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卽心卽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

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
 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
 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
 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
 否師曰不得曰為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
 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
 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從
 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
 一椶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椶柴大小
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椶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
 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
 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顛曰無
 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
 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輒問如何是
 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
 焉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
 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于東嶺
 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青原下一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朝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

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卽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之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師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甚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

石霜別云

書卷不曾展

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祇是枉披袈

裟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腳鐺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卽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旣不教根生大衆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上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

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
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
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問如何得不被諸
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問如
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
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
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
衆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
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旣許爲大衆說話爲甚麼
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
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擲巖曰在師曰
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
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
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
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問學人擬歸
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汝
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
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
得齧破一粒米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
作甚麼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洞庭湖水滿也

未日未師曰許多時雨水為甚麼未滿僧無語

道五口云滿

也雲巖云湛湛地洞山云甚麼劫中曾增減來雲門云祇在這裏

師問僧甚處來曰

江西來師以拄杖敲禪牀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處

師拋下拄杖僧無語師召侍者點茶與這僧踏州縣

困師問龐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士曰某甲

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

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為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

繁士珍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箇

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師曰是是上堂祖師祇教保

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

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

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為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

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

甚麼物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

洞山舉示眾云看他藥山橫身為這

箇事今時人欲明向上事須體此意始得

遵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

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

長慶云那法難扶玄

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眾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

問學人有

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上堂

眾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眾而

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眾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

方丈

玄覺曰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甚麼處是師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

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

飯頭罔測發憤而去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

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行

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曰將

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意山中

有人此物却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疏師問曰子歸

何速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錠師令舉其語主舉

已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便送還甘曰由來

有人遂添銀施之

同安顯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

問僧見說

汝解算是否曰不敢師曰汝試算老僧看僧無對

舉問洞山汝作麼生山曰請和尚生月

師書佛字問道吾是甚麼字吾

曰佛字師曰多口阿師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

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於言下便

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

合口免相累及大眾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

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生兒也祇

是和尚不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眾

雲巖舉似

洞山山曰這僧却會祇是不肯禮拜

問僧甚處來曰南泉來師曰在彼

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則成一頭水牯牛去

也曰雖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師曰口欲東南風
那曰和尚莫錯自有拈匙把筯人在問達磨未來時
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師又來作甚
麼師曰祇爲有所以來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
人看經爲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
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

長慶云眼有何過玄

覺二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

問平田淺草麀鹿成群如何射

得麀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
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朗州刺史李
翱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適
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恁麼
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
他便姓熱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
聲應灋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
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贈詩曰
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
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臨順世
叫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撐之師舉手曰子不
會我意乃告寂塔于院東隅唐文宗謚弘道大師塔
曰化城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據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鋏鏹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卽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躓倒汝麼師曰若躓倒卽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法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旣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後

謁忠國師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卽在不見客師曰
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覩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
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二十棒遣出
師聞曰不謬爲南陽國師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
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
師却進前國師曰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匝便出國
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
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
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
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
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妳又一日訪龐居士至
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否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龐
老在否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
回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
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
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不
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師問龐居士昨日相
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
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
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

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是辨不出士乃岸水潑師二掬師曰莫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却岸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卧會畱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畱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麩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齊靜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建成大院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卽老凡

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撥便轉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問保

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微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門人建塔謚智通禪師塔曰妙覺

潭州大川禪師

亦曰大湖

江陵僧參師問幾時發足江陵

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繞禪牀一巾便

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

泊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

僧舉似丹霞曰於大川法道

卽得我這裏不然曰未審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洞山云不是

丹霞難分玉石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初參石頭頭問那箇是汝

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

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

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

盡同詢師於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頭問汝是參禪
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
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
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
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
和尚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
曰既無物卽真物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
如此也大須護持師住後學者四集上堂夫學道人
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祇認
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
吾人爲你諸人分別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
運想念見量卽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
全無交涉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
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
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
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韓文公一
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
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
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
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

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
 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趂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
 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
 罔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日
 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
 侍者邊得箇入處僧問苦海波深以何為船筏師曰
 以木為船筏曰恁麼即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瘖
 者依前瘖一日將痒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
 以痒和子驀口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
 不曾孤負人

潭州長髭曠禪師曹谿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麼
 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
 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
 便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
 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

髭具眼祇對不具眼祇對若具眼為甚麼請道點眼
 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
 和尚可謂眼昏僧參遶禪牀一帀卓然而立師曰若是石頭

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遶禪牀一帀師曰却是恁
 麼時不易道箇來處僧便出去師乃喚僧不顧師曰
 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回曰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

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師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
僧乃退身三步師却遶禪牀一匝僧曰不唯宗眼分
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問僧甚處來曰九華
山控石庵師曰庵主是甚麼人曰馬祖下尊宿師曰
名甚麼曰不委他法號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
眼在甚處師曰若是庵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
遇和尚放過某甲師曰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龐
居士到師陞座衆集定士出曰各請自檢好却於禪
牀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師曰識龐
公麼曰不識士便搗住曰苦哉苦哉僧無言士便拓
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士曰待伊甘始
得師曰居士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曰恁麼說
話某甲卽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好箇甚麼
士曰阿師祇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李行婆來師乃
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
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
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
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的人作麼生婆乃豎
拳曰與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師見僧乃擒住
曰師子見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師曰雖然如此

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摑
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風汝甘與麼否曰終不由
別人師作撥眉勢僧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想料不由
別人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
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拜師
曰我不堪汝却好

京兆府戶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
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卽得石頭曰汝還曾
失麼師乃契會厥旨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參馬祖祖
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
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
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
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
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甚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肯
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
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

時謂大朗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
師俄省悟住後有僧來參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

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朗
汾州石樓禪師上堂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
師曰石樓無耳朶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
曰和尚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
打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
麼曰苦哉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卽禍生師曰作
麼生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
少夏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
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躡丘
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莫測
水空和尚一日廊下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
良久師曰祇恁便得麼曰頭上安頭師打曰去去已
後惑亂人家男女在

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
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
卽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剝令侍者請米來却拽
轉禪牀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匝便歸方丈米却拽倒
禪牀領衆便出師訪龐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
則語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

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
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
理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
士鳴指三下師一日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
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
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
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
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僧問此箇法門如何繼紹
師曰冬寒夏熱人自委知曰恁麼則蒙分付去也師
曰頑嚚少智勦贖多癡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
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
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卯吾今
說若會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槃和
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
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
山上烏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離藥山見南
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

生宗師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日
 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
 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
 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
 弟適來為甚不祇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
 却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為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
 乞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
 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
 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師知雲巖不薦乃曰
 此人因緣不在此却同回藥山山問汝回何速巖曰
 祇為因緣不契山曰有何因緣巖舉前話山曰子作
 麼生會他這箇時節便回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
 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
 曰某甲特為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師在方丈
 外聞巖不薦不覺齧得指頭血出師却下來問巖師
 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
 師便低頭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作麼生居云此語最毒云如何是最毒底語居云一棒打殺
 龍蛇雲巖臨遷化遣書辭師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伯
 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
 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一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麼處是伊

不會處藥山上堂曰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箇作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然雖如是且無滲漏瀉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座巖曰以無爲爲座巖却問瀉山山曰以諸法空爲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卧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山休去瀉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没交涉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雲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巖曰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僧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萬人喚不回頭方有少分相應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却問僧除却星與燄那箇是火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麼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別請一問有施主施視藥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

大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裊師曰性地非空空非
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與汝一腰裊師指佛
桑花問僧曰這箇何似那箇曰直得寒毛卓豎師曰
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雲巖不安
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
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巖曰將敗壞補敗壞師曰
何不道卽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
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
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山師到五峰峰問還
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峯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
識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因
設先師齋僧問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用
設齋作甚麼石霜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甚
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唐太和九
年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
知之乎衆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
無東移言訖告寂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
遷于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於石

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柰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趂散復召大眾衆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卽六六卽一後到瀉山瀉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卽弄要置卽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僧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良久曰作

麼作麼聞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好埋却問太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曰一機之絹是

一段是兩段

洞山代云如人接樹

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

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

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瀉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

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

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

道吾聞云得恁麼無

佛法

住後上堂示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

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

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

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問僧甚處來曰添香

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

曰古佛古佛道吾聞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

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

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

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掃地次道吾曰太

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

月也師豎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

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

問僧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

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却點頭師作草鞋次洞山

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
 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
 底是眼否山曰非眼師便喝出尼僧禮拜師問汝翁
 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
 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者猶
 是兒孫洞山代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
 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
 之右之院主遊石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為
 祇恁麼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
 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會昌
 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身竟喚主事令
 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歸寂茶毗得舍
 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塔謚無住大師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羣自印
 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為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
 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踈
 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
 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
 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攜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

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
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
尚日用事師豎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
清波金鱗罕遇師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鉤頭往
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
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
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鉤
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有一魚兮偉莫
裁混融包納信竒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
來別人祇看採芙蓉香氣長粘遶指風兩岸映一船
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祇是船子孫各自賭
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無可傳道吾後到京
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
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
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
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
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甲
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
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和尚若去須易服而
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

甚麼寺山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鑿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宣州柁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問來作甚麼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麼山無對曹山云一子親得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貓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休猱人

好山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午山曰猶有文
彩在師曰某甲無亦無山曰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
祇恁麼和尚作麼生山曰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
麼過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
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
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
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
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
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
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
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澧州高沙彌初叅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
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
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
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唇齒
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腳沙
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
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立山問
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
見誰說
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

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
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
信道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
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庵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
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
作戒山曰汝旣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
見師住菴後一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
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
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
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曰不順世藥
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
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
桶盥一杓飯便出

鼎州李翱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
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
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
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
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
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瓶

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腳眼始得

守又

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守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守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甚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丹霞然禪師法嗣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師退身三步霞曰錯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曰得即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麼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投子頓悟玄旨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梁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為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僧叅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後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呵大笑師曰

撰述
少間與闍黎舉哀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僧
叅人事畢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
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
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撫掌三下僧拂袖便出師
曰烏不前兔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闍黎達本
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米倉和尚新到叅遠師三匝敲禪牀曰不見主人公
終不下叅衆師曰甚麼處情識去來曰果然不在師
便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
箇有甚麼話處曰且叅衆去

丹霞山義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
曰恁麼卽無異去也師曰誰向汝道

本童禪師因僧寫師真呈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
曰豈可分外也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僧擬收師
打曰正是分外強爲曰若恁麼卽須呈於師也師曰
收取收取

大川禪師法嗣

仙天禪師新羅僧叅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
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出曰問伊一句
便道兩句僧叅展坐具師曰這裏會得孤負平生去

也曰不向這裡會得又作麼生師曰不向這裏會更
向那裏會便打出僧參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
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瘡却卽閑苦
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
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
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
便打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
時作麼生爲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
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
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
却這漢平生也洛瓶和尚參師問甚處來瓶曰南溪
師曰還將南溪消息來麼曰消卽消已息卽未息師
曰最苦是未息瓶曰且道未息箇甚麼師曰一回見
面千載忘名瓶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蛇手有甚麼限
僧參擬禮拜師曰野狐兒見見甚麼了便禮拜曰老禿
奴見甚麼了便恁麼問師曰苦哉苦哉仙天今日忘
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曰爭不如此曰誰
甘師呵呵大笑曰遠之遠矣僧四顧便出

福州普光禪師僧侍立次師以手開胷曰還委老僧
事麼曰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胷曰不妨太顯曰有甚

麼避處師曰的是無避處曰卽今作麼生師便打

大顛通禪師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叅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胷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叅大顛舉前話顛曰旣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得師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師住三平上堂曰今時人出來盡學馳求造作將當自己眼目有甚麼相當阿汝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
有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悻悻有甚麼利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汝切不得錯用心僧問宗門中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學人還攝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

德藏向甚麼處曰龜毛兔角豈是有邪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上堂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卽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卽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問侍者姓甚麼者曰與和尚同姓師曰你道三平姓甚麼者曰問頭何在師曰幾時問汝者曰問姓者誰師曰念汝初機放汝三十棒師有偈曰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陞座次有道士出衆從東過西一僧從西過東師曰適來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

在士

出禮曰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曰乞師

指示師亦打復謂衆曰此兩件公案作麼生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衆無對師曰旣無人斷得老僧爲斷去乃擲下拄杖歸方丈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祇這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恃娘曰大衆欣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

撰述
孤負平生行脚眼問去却卽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
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卽今蒙和尚指示師
曰若指示你我卽迷源曰如何卽是師示頌曰心是
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
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
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
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
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
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
空招罪犯

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
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叅石
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
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
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卽大悟便歸長髭髭
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卽到祇是不通號髭曰從誰
受戒師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卽恁麼來我這裏作麼

生師曰不違背髭曰太匆匆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
在髭喝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
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
曰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
我若見卽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祇
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
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
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椀子盛將來無蓋盤子
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
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
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
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
作對卽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
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
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
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
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
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
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
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

問這箇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
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

吾云尖時亦不圓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闍黎山應

諾師曰莫一向去却回這邊來僧問曾到五臺否師

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文殊向行者道甚

麼師曰文殊道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

山紹鑿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為

漸宗回抵瀉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瀉曰施王物莫

拋散師曰不拋撒瀉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

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瀉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

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

粒從甚麼處生瀉呵呵大笑歸方丈瀉至晚上堂曰

大衆米裡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

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

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

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為患誰能為我

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

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
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
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
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
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
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囊
錫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上堂汝等諸人自有本
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無你齧嚼處一代時教
整理時人腳手凡有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
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則差不分
則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賴汝不會若會卽打破汝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
師曰石頭還汗出麼問到這裏爲甚麼却道不得師
曰腳底著口問真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
奈真身何師曰瑠璃餅子口問如何是和尙深深處
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師在方丈內僧在牕外問咫
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
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
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

東禪
齊云

祇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他爲甚麼道死急若不會雪峰作麼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會藏也須會學來始得會亂說卽不可

裴相公來師拈

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畱下笏示衆初機未覲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踈山仁參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卽船遇陸卽陸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祇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會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齧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峯曰先師齧齒意旨如何峯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有甚麼冤讐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刺腳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曰審不得師曰汝納衣與麼厚爲甚却審這箇不得曰某甲衲衣雖厚爭奈審這箇不得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

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懵懂生曰爭奈嚮師
曰參堂去僧曰喏喏問童子不坐白雲牀時如何師
曰不打水魚自驚洞山問向前一箇童子甚了事如
今向甚處去也師曰火焰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
去也問佛性如虛空是否師曰卧時卽有坐時卽無
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
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裡太煞鬧有人不肯過江西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落花隨水去曰意旨如何師
曰脩竹引風來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冬天則有
夏天則無師頌洞山五位王子誕生曰天然貴胤本
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六宅
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
生王子父鶴冲霄漢出銀籠朝生曰苦學論情世莫
羣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
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
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勲末生曰久棲巖壑用功夫
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縑
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圖業就高科酬
志極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曰傍分帝位爲傳持萬
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

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
靜當陽那肯露織機內生曰九重密處復何宣挂弊
由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
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爲汝方隅宮屬戀
遂將黃葉止啼錢師居石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
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
道譽賜紫衣師牢辭不受光啓四年示疾告寂葬于
院之西北隅謚普會大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吾吾
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义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
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則麼生
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爲吾侍者
師便禮拜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撫棺曰生邪
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吾
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
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
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
辭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
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
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

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必爲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祇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鋤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麼力源持鋤肩上便出太原孚上座代云先師靈骨猶在師後住漸源一日在紙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七佛已前事爲甚麼不會僧舉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一日寶蓋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淥清禪師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機因甚麼不會僧禮拜師打曰須是老僧打你

始得問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水綠僧參師以目視之僧曰是箇機關於某甲分上用不著師彈指三下僧遶禪牀一匝依位立師曰參堂去僧始出師便喝僧却以目視之師曰灼然用不著僧禮拜

雲巖晟禪師法嗣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吽濟曰痘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便休示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建塔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師曰打羅曰手打腳打師曰却請和尚道泉曰分明

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

師與洞山渡水山曰莫錯下腳師曰錯即過不得也

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

山鉏茶園山擲下鏹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

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

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

大夫舉似雲巖巖曰這僧未出家在曰和尚又如何

巖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巖却問師一時下來

又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問一地不見二地

時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問生死事乞師一

言師曰汝何時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始得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洞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師問洞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橋木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泥牛步步出人前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船子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任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

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朕不畱

語見船子章

恭稟遺

命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咸
通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遂成院宇上堂有祖以來時
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
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祇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
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
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
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
祇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
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
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
道中下根器波波浪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
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
一頌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
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却言無師
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
甚麼不悟師曰祇爲悟迷却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
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腳睡無僞亦無真問十二
分教及祖意和尚爲甚麼不許人問師曰是老僧坐
具曰和尚以何法示人師曰虛空無挂針之路子虛

徒撚線之功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舍
利之真身罔象之玄談是野狐之窟宅上堂不知天
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
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
去賺殺闍黎困魚止灤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黎
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西川
座主罷講徧參到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二翼主曰將爲禪門
別有長處元來無遂歸蜀後聞師道播諸方令小師
持此語問師曰雕砂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
主聞舉遙禮曰元來禪門中別有長處上堂聞中生
解意下丹青目前卽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
不相到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
路智者知疏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問如何是道師曰
太陽溢日萬里不挂片雲曰不會師曰清清之水遊
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
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鳥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
天下黯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風吹荷葉滿
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
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

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
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
霜百步問兩鏡相照時如何師曰蚌呈無價寶龍吐
腹中珠問如何是寂默中事師曰寢殿無人師喫茶
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甚麼
者無對座主問若是教意某甲卽不疑祇如禪門中
事如何師曰老僧祇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
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舍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
子師曰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師在瀉山作典座
瀉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瀉曰好好修事
著師曰龍宿鳳巢問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忪中爭
得作閑人問如何是相似句師曰荷葉團團團似鏡
菱角尖尖尖似錐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
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
曰青山元不動澗水鎮長流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
曉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却曰頭天下黯黑上
唇與下唇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
也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
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睹
瞿曇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

破草鞋寧可赤腳不著最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
問無賓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攜
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上堂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
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
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
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
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
裡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在坑
中始得其僧歸堂東裝潛去上堂百草頭薦取老僧
鬧市裏識取天子虎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
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
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
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
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相見明日陞座師曰
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
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戾沸便作掀禪
牀勢師曰且緩緩虧著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曰目
前還著得這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
師曰大衆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

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上堂眼不挂戶
意不停玄直得靈草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
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闍黎問如何是
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巖前法眼

云我二十年
祇作境話會

師問僧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師曰洞山

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師曰何者三
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
軌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師再闡玄樞迨于一紀唐
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
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卽去汝等善
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
而逝塔于本山謚傳明大師

翠微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初叅翠微
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卽向汝說師
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
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
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
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
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次遷清平上堂諸

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祇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麩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曰猢猻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終于本山謚法喜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

語見翠微章

由是放意周遊後

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歸庵中坐師後攜一餅

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祇見箇賣油翁師曰
汝祇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
起油餅曰油油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
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候白伊更候黑上堂汝
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圖口裏有可
道我老兒氣力稍劣唇舌遲鈍亦無閑言語與汝汝
若問我便隨汝答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堦
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
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自生見解擔帶將來
自作自受我這裏無可與汝也無表無裏說似諸人
有疑便問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
堦根便下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
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脩廣如
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
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
無師曰我道髑髏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羣
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
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
學人擬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巨榮禪
客參次師曰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唇齒何

用要見老僧榮曰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
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榮乃遶禪牀一匝而去師曰
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聞一切聲是佛聲是不師
曰是曰和尚莫屎沸盃鳴聲師便打問麤言及細語
皆歸第一義是不師曰是曰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
便打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師指庵前一
片石謂雪峰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曰須知有不
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峰遊龍眠有兩路
峰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峰曰東去西去師
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
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峰問此間還有
人參也無師將鑊頭拋向峰面前峰曰恁麼則當處
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峰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峯
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
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涉二途者
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問依稀似半月彷彿若三
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祇
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
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祖祖相傳傳箇
甚麼師曰老僧不解妄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

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娘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焰裏身師曰有甚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庫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中有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也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問僧久嚮踈山薑頭莫便是否僧無對眼法

代云嚮重和尚日久

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為棟梁材

曰恁麼則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卽斲屛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請師雕琢

問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拂子叉手問佛法二字如何辯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箇甚麼問一等

是水為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

法眼別云大似

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曰這箇師僧好發業殺人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

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
 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問卽
 和尚答忽若干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鷄抱卵問天
 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甚
 麼罪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
 罔眺其後問鑄像未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造作曰
 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甚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
 進步師曰徧十方曰無目爲甚麼徧十方師曰還更
 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
 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
 七箇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甚麼處師曰見
 老僧嗔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喜問僧甚麼處來曰
 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
代云和尚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
識祖師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曰見後如何
 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
 出世當爲何事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問如何是
 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
 老僧腰痛菜頭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頭明日
 伺得無人又來師曰近前來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

似於人問併却咽喉唇吻請師道師曰汝祇要我道
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
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莫惡口
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柰何曰見後
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
相孤負曰恁麼則從師得也師曰得箇甚麼曰恁麼
則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
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
麼道也大似屈已推人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無
這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
中之王爲甚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
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縱以
無畏之辯隨問遽答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錄少分
而已中和中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
曰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
施之而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衆請醫師
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
訖跏趺而寂謐慈濟大師

安吉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
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

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
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曰恁麼則聞性宛然也
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
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
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
坐絕人知曰如何卽是師曰三爐力盡無煙燄萬頃
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
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
目有重瞳手垂過膝自翠微受訣止于此山薙草卓
庵學徒四至廣闡法化遂成叢社焉

建州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此
人合向甚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韶國師叅師
問甚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
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
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孝義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因平田叅師欲起身田乃把住曰開
口卽失閉口卽喪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以手掩耳
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甚麼死急田曰若
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師不對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衆集師於座前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問來還有麼衆無對師曰若無卽陞座去也便登座僧出禮拜師曰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五燈會元卷第五

丹陽居士賀懋熙懋照懋熒懋壽仰承
 先嚴賀學禮遺願施貲刻此萬二千五百八十箇
 五銀會元第一第五卷計字二分
 該林釋如德對上元王自謙書真州劉文元刻
 武曆庚戌歲冬十二月經山寂照庵識

